戊戌政變記

戊戌政變記卷二

第二篇　廢立始末記

第一章　西后虐待　皇上情形

西太后那拉氏與　皇上本非親生母子當　穆宗之崩西后欲專朝權利立幼君當時　皇上猶在襁褓之中故立之及帝稍長英明漸露西后頗憚之因欲以威箝制之故虐待　皇上無所不至有義烈之宦官名寇連材者（寇之事蹟詳下篇）嘗有筆記記宮中軼事今摘錄其數條　皇上之苦辛可以略見矣其言云

中國四百兆人中境遇最苦者莫如我　皇上蓋凡人當孩童時無不有父母以親愛之顧復其出入料理其飲食體慰其寒暖雖在孤兒亦必有親友以撫之也獨　皇上五歲即登極登極以後無人敢親愛雖醇邸之福晉

醇親王之夫人皇上之生母亦不許親近蓋限於名分也名分可以親愛 皇上者惟西后一人然西后驕侈淫泆絕不以爲念故 皇上伶仃異常醇邸福晉每言及輒涕泣云

皇上每日三膳其饌有數十品羅列滿案然離御座稍遠之饌半已臭腐蓋連日皆以原饌供也近御座之饌雖不臭腐然大率久熱乾冷不能可口 皇上每食多不能飽有時欲令御膳房易一饌品膳房必須奏明西后西后輒以儉德責之故 皇上竟不敢言

西后待 皇上無不疾聲厲色少年時每日訶斥之聲不絕稍不如意常加鞭撻或罰令長跪故積威既久 皇上見西后如對獅虎戰戰兢兢因此膽爲之破至今每聞鑼鼓之聲或聞吆喝之聲或聞雷輒變色云

皇上每日必至西后前跪而請安惟西后與 皇上接談甚尠不命之起則

不敢起甲午五六月高麗軍事既起　皇上請停頤和園工程以充軍費西后大怒自此至乙未年九月間凡二十閱月幾於不交一言每日必跪至兩點鐘之久始命之起云

此乃宮中尋常日用之事外人不得而知者以彼烈宦所記之書觀之則其種種虐待情形可以想見矣

第二章　光緒二十年以來廢立隱謀

光緒十六年下歸政之詔布告天下然　皇上雖有親裁大政之名而無其實一切用人行政皆仍出西后之手內之則宦官李聯英外之則軍機大臣孫毓汶皆西后最得力之人把持朝權視　皇上如虛器至光緒二十年　皇上年漸長圖治之心漸切因見各大臣皆不聽號令欲親擢一二通才以資驅駕乃於四月間擢編修文廷式爲侍讀學士（由七品擢升四品）文廷式者嘗教授瑾妃珍妃者

也當是時二妃頗能進言　皇上又擢二妃之兄志銳爲侍郎於是西后大滋疑忌其年祝西后六旬萬壽先期演習禮儀於某日定期巳刻　皇上率文武百官齊集惟西后之嬖宦李聯英至未刻始至　皇上與百官鵠立三時之久以待一奄豎演禮既畢　皇上大怒因廷杖李聯英四十李大怒愬於西后西后恨　皇上從此李聯英平日既恃西后之寵幸凌蔑　皇上恐一旦西后晏駕　皇上執權則己之首領必不保因日進讒言於西后言　皇上有怨望之心蓋自是而西后廢立之謀日蓄於胸中矣

其時中東戰事起軍書旁午警報紛聞西后惟以聽戲縱欲爲事一切不關心而政府及將帥皆西后之私人　皇上明知其誤國而不能更易於是有御史安維峻抗疏言　皇上　太后既已歸政則一切政權不宜干預免掣　皇上之肘那拉氏大怒立將安維峻革職遣戍張家口上諭略云

朕恭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慈訓以孝治天下薄海臣民所共見乃有御史安維峻妄造謠言離間皇太后及朕躬殊爲狂悖安維峻著即革職發往張家口以儆效尤欽此

此甲午年十一月間事實西后剪除皇上羽翼第一事也

同時將瑾妃珍妃革去妃號褫衣廷杖妃嬪而受廷杖刑罰之慘本朝所未聞也二妃之兄志銳因爲皇上所信用謫之於烏里雅蘇臺至今未蒙召還文廷式託病出京僅免於罪此爲西后剪除皇上羽翼第二事

當是時即欲廢皇上而立某親王之孫溥某者爲新帝溥某佯狂不願就蓋皇族之人皆知西后之凶殘畏居帝位之害累不欲貪虛名以受實害也而恭親王亦力爭廢立西后頗憚之其謀遂止然自此以後皇上每召見羣臣西后必遣內監在屏風後竊聽之皇上戰戰栗栗如坐針氈矣

翁同和者　皇上之師傅也　皇上自幼年卽從之受學交情最深倚爲性命舉朝大臣半皆西后之黨其忠於　皇上者惟翁而已翁時與軍機仍兼毓慶宮行走毓慶宮者　皇上讀書之地也　皇上召見軍機時翁與軍機諸臣同見　皇上幸毓慶宮時則翁同和一人獨見乙未六月間　皇上用翁之言將孫毓汶徐用儀等罷斥西后大怒乃將翁同和革去毓慶宮差事令其不得與

皇上有密談此爲西后翦除　皇上親信第三事

工部侍郎汪鳴鑾者翁同和之黨也兵部侍郎長麟者滿洲人之忠於　皇上者也　皇上召見長麟時偶言及那拉氏幫助之事長麟云　皇太后雖　穆宗皇帝之母而實　文宗皇帝之妾　皇上入繼大統爲　文宗後凡入嗣者無以妾母爲母之禮故　慈安皇太后者乃　皇上之嫡母也若西太后就　穆宗朝言之則謂之太后就　皇上言之則先帝之遺妾耳本非母子　皇上宜收攬大

權云云不意其言爲屏風後之內監所聞報知西后即日逼　皇上降諭畧云

朕受皇太后二十年鞠育之恩皇太后之聖德天下所聞朕事奉皇太后亦不敢有失乃汪鳴鑾長麟於召見時屢進讒言離間兩宮著即行革職永不敘用欽此

此乙未年九月間事也當時恭親王爲軍機大臣見此旨大驚問　皇上云長汪二人因何故獲罪　皇上垂淚不答恭親王伏地痛哭不能起云此實西后剪除　皇上羽翼第四事

至丙申年二月忽降一上諭畧云

御史楊崇伊奏參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一摺據稱文廷式在松筠菴廣集徒衆妄議朝政及賄通內監結黨營私等事雖查無實據事出有因文廷式著革職永不敘用並即行驅逐回籍不許逗留欽此

當時忽下此詔如青天起一霹靂京師人人震恐咸 皇上之位不保蓋文廷式自甲午年託病出京乙未秋間復入京供職西后因其爲 皇上所擢用之人頗爲猜忌故諷言官劾之驅逐出京使不得與 皇上相見此實西后剪除 皇上羽翼第五事

同時有義烈宦官寇連材者奏事處之太監也初爲西后服役西后深喜之因派令侍 皇上蓋欲其窺探 皇上之密事也寇連材深明大義痛憂時局一日忽涕泣長跪於西后之前極言 皇上英明請太后勿掣其肘又言國帑空虛請太后勿縱游連之樂停止園工並叅劾西后信用之大臣西后大怒卽日交內務府慎刑司下獄翌日不待讞鞫即行處斬 皇上聞之爲之掩淚北京志士莫不太息此爲西后剪除 皇上羽翼第六事

凡此諸端皆宣播於外人人共知者若其暗中剪除羽翼之事尚不知幾許蓋

西后之謀必不許　皇上有一心腹之人　皇上有所信用之人必加以罪務令廷臣不敢效忠於　皇上　皇上不敢示恩於羣臣然後其心始安大臣之中大半皆其私人小臣之中亦敢怒而不敢言蓋數年以來京師皆岌岌有不可終日之勢矣

其廢立之謀露於形跡者尚有貝勒載澍之一事載澍者某親王之子而　宣宗之孫也其夫人乃西后之姪女因載澍有妾生子妒殺其子澍怒而責之其夫人遽歸外家愬於西后載澍之母明知禍發乃先入宮自首謝罪西太后遽降詔曰載澍不孝於其母今經其母前來控告本當將載澍以正典刑姑念其爲先帝之孫著即行永遠圈禁以儆不孝云云當時強令　皇上將此詔交禮親王宣布　皇上垂淚不能發言禮王見詔手戰膝搖牙齒相擊及宣詔後澍貝勒之母昏暈於地云澍貝勒今猶圈禁於內務府之詔獄中每日祇許進一

飯嚴冬不給寒衣惟一老獄卒憐其爲皇孫日則熾爐烘之夜則擁之以睡而已其慘酷如此蓋所謂抗世子法於伯禽借溥貝勒以作 皇上之影子也

第三章 戊戌廢立詳紀

那拉氏既蓄此陰謀因推其不肖之心以待 皇上疑心生暗鬼常反疑 皇上與諸臣之欲廢己也乙未丙申之間雖宗室王公及命婦入宮者皆須搜檢其身恐藏有凶器雖慶親王之妻入宮亦須搜云而其忌 皇上之召見小臣爲尤甚蓋大臣皆西后之心腹且老耄無氣故不畏之少年氣盛之人感 皇上之恩必樂效馳驅故最忌之文廷式所以數經驚險者以此也膠州旅順威海既割康有爲屢次痛哭言事 皇上屢欲召見之而爲恭邸所壓抑及恭邸既薨徐致靖奏薦康有爲於是有召見康有爲之事此實爲改革之一大關鍵而廢立之謀亦從此決矣

恭親王之死於改革及廢立皆有大關鍵今請先言恭親王之爲人王當同治間有文祥爲之輔佐故政績甚可觀其實見識甚陋不通外國情形加以近年老氣益深絕不以改革爲然故恭親王未死時 皇上欲改革而不能因王爲軍機首座不肯奉詔 皇上無如何也王雖無識不知改革然尚知大義且嘗受 文宗皇帝遺詔令其節制西后故那拉氏頗憚之廢立之舉恭王力持不可那拉氏亦無如何也

自四月初十以後 皇上日與翁同龢謀改革之事那拉氏日與榮祿謀廢立之事四月廿三日 皇上下詔誓行改革廿五日下詔命康有爲等於廿八日覲見而廿七日那拉氏忽將出一硃諭強令 皇上宣布其諭略云

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翁同龢近屢次經人參奏且於召對時出言不遜漸露攬權狂悖情形本當從重懲處姑念在毓慶宮行走多年著加恩准其開

缺回籍以示保全欽此

皇上見此詔戰栗變色無可如何此硃諭實那拉氏與榮祿最推之計劃係出於榮祿私人李盛鐸所擬云翁同和一去　皇上之股肱頓失然後可以爲所欲爲也及翁同和之出京也榮祿贐之以千金且執其手嗚咽而泣問其何故開罪於　皇上云嗚呼李林甫之口有蜜腹有劍於今復見小人之伎倆誠可畏哉

此四月廿七日事也同日並下有數詔書皆出西后之意其一命凡二品以上官授職者皆須到皇太后前謝恩其二命王文韶裕祿來京命張之洞毋庸來京其三命榮祿爲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而九月間　皇上奉皇太后巡幸天津閱兵之舉亦以此日決議蓋廢立之謀全伏於此日矣榮祿之不入軍機而爲北洋大臣何也以其爲節制北洋三軍也北洋三軍曰董福祥之甘軍曰聶士成

之武毅軍曰袁世凱之新建軍此三人皆榮祿所拔擢三軍皆近在畿輔榮祿
渢御史李盛鐸奏請閱兵因與西后定巡幸天津之議蓋欲以
因以兵力廢立此意滿洲人多知之漢人中亦多爲
翁同和知之不敢明言惟叩頭諫止天津之行而榮祿等即借勢以去之
上之危險至此已極矣
初二三月間榮祿嘗欲聯合六部九卿上表請西后復行垂簾先謀之於兵部
尙書徐郙徐郙曰奈淸議何事遂沮李盛鐸又欲聯御史連署請垂簾奔走數
日不能得有兩人皆模棱兩可亦不能成及巡幸天津之議既定遂不復謀此
事
西后與榮祿等既佈此天羅地網旣
能逃脫於是不復防閑一聽

一二分之主權以行改革之事當　皇上之改革也滿洲大臣及內務府諸人多跪請於西后乞其禁止　皇上西后笑而不言有涕泣固請者西后笑且罵曰汝管此閒事何為乎豈我之見事猶不及汝耶自此無以為言者或問於榮祿曰　皇上如此妄為變亂祖制可奈何榮祿曰姑俟其亂鬧數月使天下共憤罪惡貫盈不亦可乎蓋彼之計謀早已定故不動聲色也

自四月以來北京謠言極多皆言　皇上病重初言患淋症繼言繼腹瀉症繼言患遺精症繼言患咳嗽症皆云自內務府太醫院傳出確鑿有據或言張蔭桓進紅丸或言康有為進紅丸亦皆言之確鑿蓋皆西后與榮祿等有意造此謠言以為他日弑害　皇上及坐康張等罪名之地也彼等言　皇上無時不病重然　皇上日日辦事召見大小臣且間數日必詣頤和園向西后前請安常在瀛秀園門跪迎跪送西后是豈有病之人所能如是耶有人問軍機大臣

王文韶云　皇上之病實何如王曰吾日日見　皇上實不覺其有他病但有肝病耳蓋　皇上每怒諸臣之疲玩常厲聲責之故王謂其肝火盛也譚嗣同召見時當面詢　皇上病體若何　皇上言朕向來未嘗有病汝何忽問此言譚乃惶恐免冠謝云觀此則　皇上之無病甚確矣而彼等之造此言者蓋欲他日加害　皇上而以病崩布告天下藉塞人口也至其謂康張進紅丸出入宮禁蓋欲俟加害　皇上後即以此誣坐二人之罪其布置歷歷可數矣政變之日（八月初六日）北京即有電片往上海言　皇上已崩係康有為進紅丸所弒急速逮捕就地正法云云此電片上海道特以告各國領事請其協拏英領事親見之夫　皇上至今尚存而彼於八月初六日即誣康以已弒　皇上之罪蓋其蓄謀甚久欲加害　皇上而歸罪於康故此先造謠言令人人皆信也

至七月初間　皇上忽語慶親王云朕誓死不往天津七月中旬天津罷行之

說已宣傳於道路當時適值革禮部六堂官擢軍機四京卿之時守舊黨側目根視七月二十間滿大臣懷塔布立山等七人同往天津謁榮祿越數日御史楊崇伊等數人又往天津謁榮祿皆不知所商何事而榮祿遽調聶士成之軍五千人駐天津又命董福祥之軍移駐長辛店（距北京彰義門四十里）七月二十九日　皇上召見楊銳是日有旨命袁世凱入京八月初一日召見袁世凱即日超擢爲侍郎初二日復召見袁世凱是日又召見林旭而御史楊崇伊張仲炘等亦于是日詣頤和園上封事于太后云初三日榮祿忽有電報達北京言英俄已在海參崴開戰現各國有兵船十數艘在塘沽請即遣袁世凱回天津防堵袁世凱即於初四日請訓出京而　皇上命其初五乃行於初五日復召見袁世凱至初六日而遂有西后垂簾志士逮捕之事

二十八日之召見楊銳初二日之召見林旭初五日之召見袁世凱　皇上皆

賜有硃筆諭廿八日之諭係賜楊銳及康有爲譚嗣同林旭劉光第等五人初二日之諭係專賜康有爲初五日之諭係專賜袁世凱云出袁世凱既退胡語人云　皇上若責我以練兵我不敢不奉詔若他事則非我之所知也故當時北京之人咸疑　皇上三密詔中皆與諸臣商廢幽西后之事後康有爲將前兩諭宣布不過託諸臣保護及命康出外求救之語然則袁人密諭亦無廢后之事可想也今將賜康有爲等之兩諭揭載于下

朕惟時局艱難非變法不能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而　皇太后不以爲然朕屢次幾諫太后更怒今朕位幾不保汝康有爲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可與諸同志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勝企望之至特諭

右七月廿八日諭康有爲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五人由楊銳帶出

朕今命汝督辦官報實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延遲汝一片忠愛熱腸朕所深悉其愛惜身體善自調攝將來更效馳驅共建大業朕有厚望焉特諭

右八月初二日諭康有爲一人由林旭帶出

自初六日垂簾之詔既下初七日有英國某教士向一內務府御膳茶房某員詢問　皇上聖躬安否某員言　皇上已患失心瘋病屢欲向外逃走云蓋皇上自恐不免因思脫虎口也而爲西后之黨所發覺乃將　皇上幽閉於南海之瀛臺南海者大內之離宮也瀛臺在海之中心四面皆環以水一面設板橋以通出入臺中無有十餘間云當　皇上之欲外逃也開有內監六人導之行至是將六監擒獲於十三日與六烈士一同處斬而西后別易己所信任之內監十餘人以監守瀛臺名雖至尊實則囚虜矣

八月十三日忽有一上諭言　皇上自四月以來病重宣詔天下名醫入宮醫治國人見此詔書無不駭詫蓋　皇上自四月以來召見引見羣臣不下數百人日日辦事早朝晏罷　聖躬之無病衆所共見乃今忽有此詔蓋西后榮祿等之用意有三端焉一欲施酖毒二欲令　皇上幽囚抑鬱逼勒而死三欲借

皇上久病之名因更立太子強使禪位也蓋彼欲行此三策必須誣　皇上爲久病然後不至動天下之兵故數月以來內務府徧布病重之謠言皆以此故猶恐天下之人不見信故特降此僞詔其用心之險毒已極矣

自八月初十日此三十日之間杖殺之宮女內監其數甚多聞皆在懷中搜出有鎗刀等器西后爲其欲行刺已故殺之云至內監等之帶鎗刀或爲保護

皇上或憤西后之虐思刺殺之皆未可知要之不可謂非義士也又聞某日在宮中搜出西衣數襲乃有某優伶攜入者驗是　皇上欲易衣裝託於英國日

本使館云事既露優伶等亦被捕蓋 皇上處樊籠之中其困苦顛連之情形可以想見矣

自九月以後立儲易位之議道路傳說初擬立慶親王之子又議立貝勒載瀛之子因有宗室二人堅持不允大臣亦有以爲言者故不敢明目張膽以行之然杖殺太監之事日有所聞又九月初二日 皇上在瀛臺微行已至某門經太監蘇拉等跪阻仍還瀛臺次日西后命將瀛臺之板橋拆去向來 皇上用御膳除例備一席外另有西后賜 皇上一席 皇上每日向食西后所賜之一席蓋例席實皆腐冷之品不能入口也至是西后命將賜席裁撤而例備之一席菜蔬品數亦命減減云

佛國醫士入診後其詳細情形外間傳言不一而最可詫駭者則某西報載述挑醫之言謂 皇上每日飲食中皆雜有砒粉故病日增云云此雖未知確否

然以意揣之實不能謂其必無蓋廢立與弒殺皆恐動天下之清議故不如為無形之弒殺也陽歷十月某日日本時事新報載有北京特派員來書述廢立情形最能窺見滿洲黨人之用心今照錄如下

太后欲九月八九日廢立 皇上預約慶端二親王率神機營之兵入宮發皇太后之詔而舉事而卒不見諸實事者亦有故也廢立之謀自攝政時已定計謀非猝然而起也自攝政以來悉廢 皇上之新政帝黨或刑或放或革帝之愛妃亦剝奪其首飾以今之天時猶穿單衣此皆以禁制 皇上之自由而使毫無生趣者也今得聞政變以來宮人戚懷匕首潛跡宮中不幸發覺竟被斬戮者甚多故太后深憂之滿洲人之意以為太后既老 皇上方壯若太后一旦死恐 皇上復政不利於己故不如及太后在時絕其根也然彼黨之所恐者一旦廢立國人必有興師問罪而外國亦必責問之故

尙猶豫躇然亦不足爲　皇上幸也今託詞　皇上有疾召集名醫而觀九月三日之病論則可爲深慮焉蓋彼輩之意以爲廢病危之帝而召天下物議不如俟其自死今惟設法速其死而已故　皇帝今有大病而求米粥則不與求雞絲則不得凡所求食皆詭詞拒之故傷其意而太后置若罔聞惟數日一招優伶入宮臨觀取樂而已或因已召濂貝勒之第三子于宮中將立之云

按以上所論最得北京宮廷之情實矣以慶端二王爲后所最親信也然其所謂廢立之謀自攝政時已定猶未爲深悉情形蓋廢立之謀實定於四月廿七日非深入局中之人不能知也帝之愛妃至今日猶使穿單衣與虐待樹貝勒之情形頗同出一轍而於　皇上之病求米粥不與求雞絲不與則與往者逼死毅后之事又全同矣毅后自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九日起至光緒元年十

二月十九日止西后皆以此法待之抑鬱數月卒乃崩殂嗚呼以比呂雉武曌心之狠毒相同而手段之巧過之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望京華之北斗攀昇湖之龍髯未嘗不失聲而慟也

第四章　論此次乃廢立而非訓政

或問曰今次之政變不過垂簾訓政而已廢立之說雖道路紛傳然未見諸實事今子乃指之爲廢立得無失實乎答之曰君之所以爲君者何在乎爲其有君天下之權耳既篡君權豈得復謂之有君夫歷代史傳載母后亂政之事垂以爲誡者既不一而足矣然歷代母后之垂簾皆因嗣君幼沖暫時臨攝若夫已有長君而猶復攬政者則惟唐之武后而已卒乃易唐爲周幾覆宗社今日之事正其類也　皇上卽位既二十四年聖齡已二十九歲矣臨御宇內未聞有失德勤于政事早朝晏罷數月以來乾斷睿照綱舉目張豈同禨祿之子猶

有貳心者而忽然有待於訓政何哉且彼逆后賊臣之設計周其巧矣廢立之顯而驟者天下之人皆得誅其罪廢立之隱而漸者天下之人皆將受其愚今夫瀛臺屏居內豎監守撤出入之板橋減御膳之品物起居飲食不能自由如此則與囚虜何異既已囚虜矣而猶告天下曰吾非廢立也天下之人亦從而信之嗚呼何天下之人之易愚弄也 皇上所親愛之妃嬪則撤其簪珥施以杖刑不許進見 皇上所奮用之內監駢殺夷戮無一存者欲食雞絲而不得欲食米粥而不得人非木石受此惡毒豈能久存環顧廷臣無一心腹幽囚別殿無復生人之趣昔雖無病今亦命在旦夕矣況復下硝粉於食品行無形之酖毒乎倘他日或有大故則逆后賊臣且將以久病升遐告於天下而天下之人亦將信之乎嗚呼是亦全無人心而已吾以爲海內臣子如有念君父之仇者則宜於今日而興討賊之師也然外各國如有憐友邦之難者則宜於今日

而爲問罪之舉也使今日而不討賊不問罪則雖他日　皇上被弒吾知其亦必無問罪討賊之人也何也今之不討賊不問罪者因信逆賊之言以爲非廢立也然則他日亦必聽逆賊之言以爲非弒君也嗚呼痛哉痛哉何我　皇上之寃慘至於如此其極也何天下之人之全無人心至於如此其極也

或又問曰子言誠哀矣然讀八月初六日上諭則西后之垂簾實　皇上所懇請天下之人雖欲討賊問罪而無辭也答之曰子不讀漢獻帝禪位曹丕之詔乎獻帝屢禪曹丕屢讓若有大不得已者然自此以往歷代篡弒者皆循茲軌然則可謂曹丕之踐阼實由漢獻之懇請乎嗚呼爲此說者非大愚即大悖耳

或又問曰　皇上之賢逆后之罪既已聞命矣然中國之立君無有憲法惟意所欲而已今西后雖篡位矣而討賊問罪猶爲無辭也答之曰中國之政向來奉聖經爲準衡故六經卽爲中國之憲法也書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

棄禮言火死從子又言婦人不與外事春秋因文姜之淫而不與莊公之念母論語君薨聽於冢宰然則母后臨朝爲經義所不容有明證矣尋常幼帝之立母后臨朝猶爲六經所不取況今日之實爲篡逆乎且我國向來所信奉常引爲政治之準的者六經之外則朱子之書朱子綱目於北周胡后之事則大書胡太后弒其君於唐武后之事則大書帝在房州皆與今日之事若合符節者也

戊戌政變記卷二終

戊戌政變記卷三

梁啓超撰

第三篇　政變前記

第一章　政變之總原因

政變之總原因有二大端其一由西后與　皇上積不相能久蓄廢立之志也其二由頑固大臣痛恨改革也西后之事既詳前篇今更紀頑固黨之事如下

數年前英國駐北京公使某常語醇親王云貴國之兵太不足恃方今外患日迫何以禦之請早圖矣醇親王曰吾國之兵將以防家賊而已非以禦外侮也英公使嘩然而去大學士軍機大臣剛毅常語人曰改革者漢人之利而滿人之害也吾有產業吾甯贈之於朋友而必不使奴隸分其潤也此二語京師之人所共聞也吾今有一言告於讀此書者若不能知滿州全部守舊黨人之心

事若何則醇王與剛毅之二語其代表也

去年湖南巡撫陳寶箴擬在湖南內河行小輪船湖廣總督張之洞不許曰中國十八省惟湖南無外國人之足跡今一行小輪船則外人將接踵而至矣陳詰張曰我雖不行小輪詎能禁外人之不來乎張曰雖然但其禍不可自我當之耳若吾與君離湖南督撫之任以後雖有事而非吾兩人之責也於是小輪船之議卒罷去年之冬德人踞膠州歐洲列國分割支那之議紛起有湖南豪傑某君謁張之洞詰之曰列國果實行分割之事則公將何以自處乎張默然良久曰雖分割之後亦當有小朝廷吾終不失爲小朝廷之大臣也湖南之豪傑拂衣而去吾今又有一言告於讀此書者若不能知支那全國二品以上大員之心事如何則張之洞此兩語其代表也

嗚呼張公固大臣中之最賢而有聞於時者也然其言猶若此況其他庸碌公

之下數等者乎故今綜全國大臣之種類而論之可分爲數種類其一瞢然不知有所謂五洲者告以外國之名猶不相信語以外患之危急則曰此漢奸之危言悚聽耳此一種也其二則亦知外患之可憂矣然自顧已七八十之老翁矣風燭殘年但求此一二年之無事以後雖天翻地覆而非吾身之所及見矣此又一種也其三以爲即使吾及身而遇亡國之事而小朝廷一日尚在則吾之富貴一日尚在今若改革之論一倡則吾目前已失舞弊之憑藉且自顧老朽不能任新政必見退黜故出死力以爭之終不以他年之大害易目前之小利也此又一種也嗚呼全國握持政柄之人無一人能出此三種之外者而改革黨人乃欲奮螳臂而與之爭譬猶孤身入重圍之中四面楚歌所遇皆敵而欲其無敗衂也得乎

第二章　政變之分原因

政變之分原因雖多矣今擇其稍重大者條列之

一戊戌三月康有爲李盛鐸等同謀開演說懇親之會於北京大集朝士及公車數百人名其會曰保國後李盛鐸受榮祿之戒乃除名不與會已而京師大譁論謂此會爲大逆不道於是李盛鐸上奏劾會御史潘慶瀾黃桂鋆繼之　皇上概不問而謠諑之起偏於全都

二同月梁啓超等聯合舉人百餘人連署上書請廢八股取士之制書達於都察院都察院不代奏達於總理衙門總理衙門不代奏當時會試舉人集輦轂下者將及萬人皆與八股性命相依聞啓超等此舉疾之如不共戴天之仇偏播謠言幾被毆擊

三先是湖南巡撫陳寶箴湖南按察使黃遵憲湖南學政江標徐仁鑄湖南時務學堂總教習梁啓超及湖南紳士熊希齡譚嗣同陳寶箴之子陳三立等

同在湖南大行改革全省移風而彼中守舊黨人疾之特甚屬遣人至北京參劾於是左都御史徐樹銘御史黃均隆相繼入奏嚴劾　皇上悉不問而湖南舊黨之焰益熾乃至與散南學會毆打湘報主筆謀燬時務學堂積謀數月以相傾軋

四於四月廿三日　皇上下詔定國是決行改革于是諸臣上奏雖不敢明言改革之非而腹誹益甚五月初五日下詔廢八股取士之制舉國守舊迂謬之人失其安身立命之業自是日夜相聚陰謀與新政爲敵之術夾禮部者科舉學校之總匯也禮部尚書許應騤自計謀阻撓廢八股之事於是御史宋伯魯楊深秀劾之許應騤乃轉劾康有爲　皇上兩不問

五先是二月間康有爲上書大陳變革之方大約以革除壅蔽整定官制爲主義請在京城置十二局凡局員皆選年力精壯講習時務者爲之書旣上

皇上飭下總理衙門議行總理衙門延至五月尚未覆奏蓋意在敷衍搪塞也至四月廿三日國是之詔既下　皇上乃促總署速議覆奏總署議奏駁不可行　上震怒至五月十七日復命軍機大臣與總署會議同月二十五日議覆仍駁其不可行　上益怒親以硃筆書上諭命兩衙門再議有須切實議行毋得空言搪塞之語兩衙門乃指其書中之末節無關大局者准行數條其大端仍是駁斥　上無如之何太息而已夫　皇上既知法之當變矣旣以康有爲之言爲然矣而不能斷然行之必有藉於羣臣之議者何也蓋知西后之相忌故欲藉衆議以行之明此事之非出於　皇上及康有爲之私見也而諸臣之敢於屢次抗拂上意者亦恃西后爲護符歟　皇上之無權也當五月間大臣屢駁此書　皇上屢命再議之時舉京師謠言紛紜不可聽聞皆謂康有爲欲盡廢京師六部九卿衙門彼盈廷數千醉生夢死

之人幾皆欲得康之肉而食之其實康不過言須增新衙門耳尚未言及裁舊衙門也而訛言已至如此辦事之難可以概見矣　皇上病重之說亦至此時而極盛蓋守舊者有深意焉矣

六　皇上自四月以來屢次所下新政之詔交疆臣施行而疆臣皆西后所擢用不知有　皇上皆置詔書於不問　皇上憤極而無如之何至六月初十日乃下詔嚴責兩江督臣劉坤一兩廣督臣譚鍾麟直隸督臣榮祿又將督撫中之最賢而能任事之陳寶箴下詔褒勉以期激發疆臣之天良使有所勸懲稍襄新政不意各疆臣怨望益甚謗讟紛起而頑固之氣卒不少改惟嫉視維新之臣若仇敵耳

七中國之淫祠向來最盛虛糜錢帑供養莠民最爲國家之蠹　皇上於五月間下詔書將天下淫祠悉改爲學堂於是奸僧惡巫咸懷咨怨北京及各省

之大寺其借人最有大力厚於貨賄能通權貴於是交通內監行浸潤之譖於西后謂　皇上已從西教此亦激變之一小原因也

八至七月間候補京堂岑春煊上書請大裁冗員　皇上允其所請特將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常寺太僕寺大理寺及廣東湖北雲南巡撫河東總督各省糧道等官裁撤此詔一下於是前者尸位素餐闒冗無能妄自尊大之人多失其所恃人心皇皇更有與維新諸臣不兩立之勢

九支那之大弊莫甚於上下壅塞下情不能上達至是　皇上屢命小臣上書言事長官不得阻抑乃七月間禮部主事王照上書請　上遊歷外國禮部堂官等不爲代達　皇上震怒乃將禮部尚書懷塔布等六人革職賞王照以四品京堂是爲　皇上初行賞罰之事此詔一下維新者無不稱快守舊者初而震恐繼而切齒於是懷塔布立山等率內務府人員數十人環跪於

西后前痛哭而愬 皇上之無道又相率往天津就謀於榮祿而廢立之議即定於此時矣 皇上於二品以上大員無進退黜陟之權彼軍機大臣及各省督撫等屢屢抗旨 上憤極而不能黜之此次乃僅擇禮部閒曹無關緊要之人一試其黜陟而大變已至矣 皇上無權可勝慨哉

十 皇上至是時亦知守舊大臣與己不兩立有不顧利害誓死以殉社稷之意於是益放手辦事乃特擢楊銳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四人參預新政參預新政者猶唐之參知政事實宰相之任也命下之日 皇上賜四人以一密諭用黃匣親緘之蓋命四人盡心輔翼新政無得瞻顧也自是凡有章奏皆經四人閱覽凡有上諭皆由四人擬稿軍機大臣側目而視矣

十一 自禮部堂官革職以後令天下士民皆得上封奏於是士氣大紳民隱盡達維新之士爭出其所懷以聞於朝廷刑部主事張元濟有請除滿漢界限

廢科舉去拜跪設議院之事工部主事李岳瑞亦請去拜跪用客卿大裁冗員翰林衙門等刑部主事洪汝沖請合邦借材遷都新設入告紛綸輻輳而守舊大臣日日陰謀亦復無所憚忌

十二　上既廣采羣議圖治之心益切至七月廿八日決意欲開懋勤殿選集通國英才數十人並延聘東西各國政治專家共議制度將一切應興應革之事全盤籌算定一詳細規則然後施行猶恐西后不允茲議乃命譚嗣同查考雍正乾隆嘉慶三朝開懋勤殿故事擬一上諭將持至頤和園稟命西后即見施行乃越日而變局已顯衣帶密詔旋下矣

十三七月廿九日　皇上召見楊銳賜以密詔有朕位幾不能保之語命其設法救護乃諭康有爲及楊銳等四人之詔也當時諸人奉詔涕泣然悉上位危險諒其事發在九月閱兵時耳於時袁世凱召見入京亦共以密詔示之

冀其於閱兵時設法保護而卒以此敗事

十四冀世凱之爲人能爲大言勇敢任氣且深知西后之殘横頗以忠于

上自命雖爲榮祿所拔用然亦常不滿志於榮祿且曾游外國知變法之不

可已故　皇上召見之欲加以恩遇令其感激圖報聞八月初五日尚有嘗

詔賜之云詔中何語則非外人所能知也然自是越一日而垂簾之僞詔已

下矣

附記保國會事

論政變之起保國會實爲最大之一原因焉今詳記其事於下

自膠州旅順旣割京師人人震恐懼分割之即至然惟作楚囚相對束手待

亾耳於是康有爲旣上書求變法於上復思開會振士氣於下於是與□□

□等開粵學會與楊銳等開蜀學會與林旭等開閩學會與楊深秀□□□

等開陝學會京師士夫頗相應和於時會試期近公車雲集御史李盛鐸乃就康謀欲集各省公車開一大會康然之是爲保國會議之初起康復欲集京官之有志者李不謂然後卒從康議於三月廿七日在粤東會館第一集到會者二百餘人時會中公推康及李及口口口口口口等演說而李以事後至是日公擬保國章程三十條今錄於下

一本會以國地日割國權日削國民日困思維持振救之故開斯會以冀保全名爲保國會　二本會遵奉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二十七日上諭臥薪嘗膽懲前毖後以圖保全國地國民國教　三爲保國家之政權土地　四爲保人民種類之自立　五爲保聖教之不失　六爲講內治變法之宜　七爲講外交之故　八爲仰體朝旨講求經濟之學以助有司之治　九本會同志講求保國保種保教之事以爲論議宗旨　十九

來會者激厲憤發刻念國恥無失本會宗旨　十一自京師上海設保國總會各省各府各縣皆設分會以地名冠之　十二會中公選總理　人值理　人常議員　人備議員　人董事　人以同會中人多推薦者爲之　十三常議員公議會中事　十四總理以議員多寡決定事件推行　十五董事管會中雜事凡入會之事及文書會計一切諸事　十六各分會每年於春秋二八月將各地方入會名籍寄總會　十七各地方會議員隨其地情形置分理議員約七人　十八董事每月將會中所收捐欵登報　十九各局將入會之姓名籍貫住址職業隨時登記各分局同　二十欲入會者須會中人介之告總理值理察其合者予以入會憑票　二十一入會者若心術品行不端有污會事者會衆除名　二十二如有意見不同准其出會惟不許假冒本會名滋事　二十三入會者人捐

銀二兩以備會中辦事諸費　二十四會期有大會常會臨時會之分

二十五來會者不論名位學業但有志講求概予延納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患難相恤務推藍田鄉約之義庶自保其教　二十六捐助之款寫明姓名爵里交本會給發收條爲據本會將姓名爵里學業寄寓接照聯票號數彙編存記聯票皆有續値理及董事圖章　二十七來會之人必求品行心術端正明白者方可延入本會中應辦之事大衆隨時獻替留備采擇倘別存意見或誕妄挾私及逞奇立異者恐其有礙卽由總理値理董事請友公議辭退如有不以爲然者到本會申明捐銀照例充公去留均聽其便　二十八商董兼司帳須習知貿易情形及刷印文字者充其選必須考查確實一秉至公倘涉營私舞弊照例責賠經手之董事會友凡預有保薦之力者亦須一律議罰　二十九本會用項概由値董

核發如有巨欵在千數百金以上者須齊集公議方准開支收有成數擇殷實商號存儲立摺支取如存數漸多亦可議生利息發票之期按幾月爲限由值班眼同經理　三十總理董事均仗義創辦不議薪費將來局欵大盛須再請人辦理始議薪水惟撰報管書管器司事教習游歷司帳酌量給予薪水

謚曰明世徐華亭集士大夫數千人講學于靈濟宮至今三百年未有聚大衆於輦轂爲大會者此會實繼之守舊之士頗駭其非常再會於粉雲草堂三會於貴州館來會者尚過百人謗議漸風起多有因強學前轍以禍患來告者康有爲不懼也先是江西人主事洪嘉與者桀黠守舊有氣久於京師能立黨與經膠變後聞康名來三謁不遇爾人忘其居未答拜是時公車雲集各省士夫來見客日數十應接不暇多不能答拜者洪大恨乃館浙人孫

額曰某公惡康若能大攻之當爲薦經濟特科孫故無賴乃大喜洪乃爲著一書駁保國會偏印送京師貴人守舊大臣皆寔信其說滿人無遠識不知外事展轉傳聞一唱百和於是謗議大沸時保滇會保浙會並起洪嘉與又嗾御史黃桂鋆劾之並及保國會李盛鐸恐被禍乃上疏劾會以求自免

皇上置不問御史潘慶瀾繼劾之軍機大臣剛毅將查究會中人 皇上曰會能保國豈不大善何可查究耶事遂止五月禮部尚書許應騤劾之御史文悌復上長摺科劾康有爲其說尤謬而厲謂保國會之宗旨在保中國不保大清此摺實後來興大獄之張本也至八月政變後僞上諭中遂引此語爲康之罪名而楊深秀楊銳林旭劉光第皆以保國會員獨罹被戮蓋文悌之語深入滿人之心也夫人雖至愚亦何至合宗室滿漢之數百士大夫於京師而公然作叛逆之詞以不保大清告大衆者保國會之章程既載於右

其中無不保大清之語泣人人共見矣今復將康有爲所演說者錄於下

吾中國四萬萬人無貴無賤當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籠中之鳥釜底之魚牢中之囚爲奴隸爲牛馬爲犬羊聽人驅使聽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變加以聖教式微種族淪亡奇慘大痛眞有不能言者也吾中國自古爲大一統國環列皆小國若緬甸朝鮮安南琉球之類吾皆羈縻使之其自大也久矣故在國初時視英法各國皆若南洋小島雖以紀文達校訂四庫趙甌北劄記二十二史阮文達爲文學大宗皆博極群書而紀文達謂艾儒略職方外紀南懷仁坤輿圖說如中土瑤臺閬苑大抵寄託之辭趙甌北謂俄羅斯北有準葛爾大國以銅爲城二百方里阮文達疇人傳不信對足抵行今人環游地球座中諸公有踏遍者吾粵販商估客亦視爲尋常而乾嘉時博學如諸公尚未之知

至道光十二年英人輪舟初成橫行四海以輪船二艘犯廣州兩廣總督盧敏肅以三千師船二萬兵禦之而敗盧公曾平猺匪趙金隴者 宣宗成皇帝詔詰盧坤昔平趙金隴曾著微勞不料今日無用至此盧敏肅雖言洋船極大而既無影鏡燈片 宣宗無從見之無能自白也暨道光二十年林文忠始譯洋報為講求外國情形之始敗於定海舟山裕謙牛鑑劉韻珂繼敗艦入長江而砲擾天津乃開五口 宣宗乃知洋人之強在船堅砲利命仿製之西人如何實未知也道光二十九年咸豐六年八年十年屢戰屢敗輸數千萬開十一口乃至破京師 文宗狩熱河洋使入住京師亦可謂非常之變矣然而士大夫以犬羊視之深閉固拒同治三年斌椿遍遊各國等於遊戲無稍講求之者曾文正與洋人共事乃始少知其故開製造局譯書置同文館方言館招商局文文忠乃遣美人蒲安

臣與志剛孫家穀出使各國首用洋人如古之安史那金日磾實爲絕異之事當時欲選京官五品以下正途翰林六部出身人同文館讀書最爲通達而倭文端阻之自是雖數十歲出而士大夫深恐外人敵拒如故甲申之役張南關之功日益驕滿部人當時考求時局以爲俄窺東則省日本講求新治驟强示威必取朝鮮僕上書請及時變法自强而當時天下皆以爲狂壬辰年傅蘭雅譯書事略言上海製造局譯出西書傳去者僅一萬三百餘部中國四萬萬人而購書者乃只有此數則天下士講求中外之學者能有幾人可想見矣非經甲午之役割台償欵創巨痛深未有肯翻然而改者至此天下志士乃知漸漸講求自强學會首倡之遂有官書局時務報之繼起於是海內縉紛爭言新學自此舉始也然甲午之後仍不變法間有一二徒爲具文即如海軍電綫鐵路船局般廠間效一二

然變其甲不變其乙變其一不變其二牽連相累必至無成其他且勿論即如被創之後而兵未嘗增練鐵艦不再購一艘吾綠營兵六十餘萬八旗兵三十餘萬實皆老弱且各有業託名伍籍中泰西以民爲兵吾則以兵爲民何以敵之若夫泰西立國之有本末重學校講保民養民敎民之道議院以通下情君不甚貴民不甚賤制器利用以前民皆與吾經義相合故其致強也有由吾兵農學校皆不修民生無保養敎之之道上下不通貴賤隔絕者皆與吾經義相反故宜其弱也故遂復有膠州之事四十日之間要挾派迫者二十事一德之強租膠州人所共知也其二則英欲借我款三釐息而俄不許矣其三欲開大連灣通商俄不許矣其四欲開南甯通商俄不許矣其五借英款不成而內河全許駛行輪船矣其六西貢燒敎堂法索我償款十萬矣其七姚協贊調補山東道德人限二十四

點鐘撤去矣其八津鎭鐵路過山東三屯德廷德不許矣其九改道過河
南德亦不許後請英美使言之乃許矣其十並非請俄教習而訂明不歸
統領節制矣其十一俄教習去留須候俄皇旨矣其十二俄人勒逐德教
習四人矣其十三直隸山西東三省練兵必須請俄教習矣其十四長江
左右盡歸稅務司矣其十五德人既得膠州百里復索增廣矣其十
六既得增廣又索鐵路矣其十七既得鐵路又索全省矣其十八既得鐵
路又索全省商務矣其十九俄人要割旅順大連灣金州矣其二十法人
索廣州灣又訂兩廣雲貴不得讓與他國矣此皆今年二月以前之事其
此後英之索威海日本之訂福建不得讓與別國矣等事尚未及計也夫
路狩商之德廷道員聽其留逐是 皇上之權已失賞罰所謂何忍以帝
皇尊號爲戎人諸侯二月以來失地失權之事已二十見來日方長何以

卒歲緬何安南印度波蘭皆將為其續矣觀分波蘭亦將其國主辱其貴臣荼毒縉紳真可為吾之前車哉必然之事安能僥倖而免乎印度之被滅無作第六等以上人者自乾隆三十六年至光緒二年百餘年始有議員二人香港隸英人至今尚無科第人以買辦為至榮英人之甚貧者皆可為大班吾華人百萬之富道府之銜紅藍之頂乃求為其一洋行之買辦立侍其側仰視顏色嗚呼哀哉及今不自強恐吾四萬萬人他日之至榮者不過如此也元人始來中國首廢科舉矣其視安南之進士抱布貿絲有以異乎故我士大夫設想他日真有不可言者即有無恥之豎發憤作貳臣前朝所極不齒者而西人必不用中人以西人之官必有專門非專學不能承乏也若使吳梅村在他日將並一教官不能得安敢望祭酒哉即欲如熊開元作僧而西教專毀像教佛像佛殿將無可存僧於何依

即欲蹈東海而死耳中國無海軍即無海境此亦非我乾淨士夫做貳臣不得做僧不得死而蹈海不得吾四萬萬之人幷萬千之士大夫將何依何歸何去何從乎故今日當如大敗之餘人自爲戰救亡之法無他只有發憤而已窮途單路更無歧趨韓信背水之軍項羽沈舟之戰人人懷此心只此或有救法耳然割地失權之事既忌諱秘密國家又無法人師丹之油畫院給欵闢以激人心薄海臣民多有不知者或依然太平歌舞晏然無事尙紛紛求官貴求保舉或乃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孟子曰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故割地失權之事非洋人之來割脅也亦不敢責在上者之爲也實吾輩甘爲之賣地甘爲之輸權若使吾四萬萬人皆發憤洋人豈敢正視乎而乃安然耽樂從容談笑不自奮厲非吾輩自賣地而何故鄙人不責在上而責在下而責我輩士大夫責我輩士大夫義憤不

振之心故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責人人有救天下之權者考日本昔爲英美所淩其弱與我同今何以能取我臺灣滅琉球而制朝鮮得我償欵二萬萬此日本之兵強爲之耶非也其相伊藤其將大山爲之耶非也嘗推考如此大事乃一布衣高山正芝之所爲高山正芝哀國之衰不能變法憤大將軍之擅政終日在東京痛哭於通衢見人輒哭終以哭死於是西鄉吉田藤田籓生秀實之流出而資雄擬大久保利通岩倉具視木戶孝允板垣退助三條實美大隈重信出而談變法日本乃盛強至明治以後日人賓維新之功乃贈高山正芝四品爵賜以爵凡物作始也簡將畢也鉅嗚呼誰知日本之治盛強之效乃由一諸生無權無勇無智無術而成之耶蓋萬物之生皆由熱力有熱點故生諸天有熱點故生太陽太陽熱之至者去我不知幾百萬億里而一尺之地熱可九十四馬力故能生

地能生萬物被其光熱者莫不發生地有熱力滿腹皆熱汁火汁故能運轉不息醫者視人壽之長短察其命門火之衰旺火衰則將死至哉言乎故凡物熱則生熱則榮熱則漲熱則運動故不熱則冷冷則縮則枯則乾則夭死自然之理也今吾中國以無動爲大無一事能舉民窮財盡兵弱士忠奸言安靖而惡興作日日割地削權命門火衰矣冷矣枯矣縮矣乾矣將危矣救之之道惟扶心之熱力而已凡能辦大事復大仇成大業者皆有熱力爲之其心力弱者熱力減故也胡文忠謂今日最難得者是忠肝熱血人范蔚宗謂桓靈百餘年傾而未顚危而未墜者皆由仁人君子心力之爲凡古稱烈士志士義士仁人皆熱血人也視其熱多少以爲成就之大小若熱如螢火如燈則微矣非此而無之則死矣若如一大火團至百二十度之沸度則無不灼矣若如日之熱則無所不照無所不燒熱

力愈大漲力愈大吸力愈多生物愈榮長物愈大故今日之會欲救亡無他法但激厲其心力增長其心力念茲在茲則爝火之微自足以爭光日月甚於濫觴流爲江河果能合四萬萬人人人熱憤則無不可爲者奚患於不能救

此演說之語乃當時會中人傍聽筆記登錄於天津國聞報中者後各報亦展轉登之人人共見其中之語豈有一字一句含不保大清之意者而文悌乃深文羅織而言之衆人亦吠影吠聲而信之非天下可憐可憤之事耶開此會之意欲令天下人咸發憤國恥因公車諸士而歷感之俾還而激厲其鄉人以效日本維新志士之所爲則一舉而十八行省之人心皆興起矣當時集者朝官自二品以下以至言路詞館部曹及公車數百人樓上下座皆滿康有爲演說時聲氣激昂座中人有爲之下淚者雖旋經解散而各省

志士紛紛繼起有保浙保滇會等自是風氣益大開士心亦加振厲不可抑遏矣

第三章　政變原因答客難

論曰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大丈夫以身許國不能行其志乃至一敗塗地漂流他鄉則惟當緘口結舌一任世人之戮辱之嬉笑之唾罵之斯亦已矣而猶復嘵嘵焉欲以自白是豈大丈夫所爲哉雖然事有關於君父之生命關於全國之國論者是固不可以默默也

論者曰支那之當改革不待言矣然此次之改革得無操之過蹙失於急激以自貽蹉跌之憂乎辨曰支那之言改革三十年於茲矣然而不見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凡改革之事必除舊與布新兩者之用力相等然後可有效也苟不務除舊而言布新其勢必將舊政之積弊悉移而納於新政之中而新政

反增其害矣如病者然其積聚方橫塞於胸腹之間必一面進以瀉利之劑以去其積塊一面進以溫補之劑以培其元氣庶能奏功也若不攻其病而日餌之以參苓則參苓卽可爲增病之媒而其人之死當益速矣我支那自同治後所謂變法者若練兵也開礦也通商也交涉之有總署使館也教育之有同文方言館及各中西學堂也皆囿於普之人所謂改革者也夫以練兵論之將帥不由學校而出能知兵乎選兵無度任意招募半屬流丐體之羸壯所不知識字與否所不計能用命乎將俸極薄兵餉極微武階極賤士人以從軍爲恥而無賴者乃承其乏能潔己效死乎圖學不興阨塞不知能制勝乎船械不能自製仰息他人能如志乎海軍不游弋他國將帥不習風濤一旦臨敵能有功乎警察不設戶籍無稽所練之兵日有逃亡能爲用乎如是則練兵如不練且也用洋將統帶訓練者則授權于洋人國家歲費巨帑爲他人養兵以自噬其用土

將者則如董福祥之類藉衆鬧事損辱國體動招邊釁否則騷擾閭閻而已不能防國但能累民又購船械於外國則官商之經手者藉以中飽自肥費重金而得窳物如是則練兵反不如不練以開礦論之礦務學堂不興礦師乏絕重金延聘西人尚不可信能盡地利乎機器不備化分不精能無棄材乎道路不通從礦地運至海口其運費視原價或至數倍能有利乎如是則開礦如不開且也西人承攬各國要挾地利盡失畀之他人否則奸商胡鬧貪官串弊各省礦局只爲候補人員領乾修之用（支那有例官紳之不辦事而借空名以領俸者謂之乾修凡各省之某某局總辦某某局提調者無不皆是也）徒糜國帑如是則開礦反不如不開以通商論之計學（即日本所謂經濟學）不講明商政之理能保富乎工藝不興製造不講土貨銷場寥寥無幾能爭利乎道路梗塞運費笨重能廣銷乎釐卡滿地抑勒逗留朘膏削脂有如狠虎能勸商乎領事不察外國商務國家不護僑寓商民能自立乎如是則通商如不通且也

外品日輸入內幣日輸出池枯魚竭民無噍類如是則通商反不如不通以交涉論之總理衙門老翁十數人日坐堂皇並外國之名且不知無論國際並已國條約且未寓目無論公法各國公使領事等官皆由奔競而得一無學識公使除呈遞國書之外無他事領事隨員等除游觀飲食之外無他業又何取於此輩之坐食乎如是則有外交官如無外交官且使館等人在外國者或狎邪無賴或鄙吝無恥自執賤業汚穢難堪貽笑外人損辱國體其領事等非惟不能保護己商且從而凌虐之如是則有外交官反不如無外交官以教育論之但教方言以供繙譯不授政治之科不修學藝之術能養人材乎科舉不變榮途不出士夫之家聰穎子弟皆以入學爲恥能得高材乎如是則有學堂如無學堂且也學堂之中不事德育不講愛國故堂中生徒但染歐西下等人之惡風不復知有本國賢者則爲洋傭以求衣食不肖者且爲漢奸以傾國基如是

則有學堂反不如無學堂凡此之類隨舉數端其有弊無效固已如是自餘各端亦莫不如是則前此之所謂改革者所謂溫和主義者其成效固已可覩矣夫此諸事者則三十年來名臣曾國藩文祥沈葆楨李鴻章張之洞之徒所竭力而始成之者也然其效乃若此然則不變其本不易其俗不定其規模不籌其全局而依然若前此之支支節節以變之則雖使各省得許多督撫皆若李鴻章張之洞之才之識又假以十年無事聽之使若李鴻章張之洞之所爲則於中國之弱之亡能稍有救乎吾知其必不能也何也蓋國家之所賴以成立者其質甚繁故政治之體段亦甚複雜枝節其中有根幹焉根幹之中又有總根幹焉互爲原因互爲結果故言變法者將欲變甲必先變乙及其變乙又當先變丙如是相引以至無窮而要之非全體並舉合力齊作則必不能有功而徒增其弊譬之有千歲老屋瓦墁毀壞榱棟崩折將就傾圮而室中之人乃或

酣嬉軒臥漠然無所聞見或則補苴罅漏彌縫蟻穴以冀支持斯二者用心雖不同要之風雨一至則屋必傾而人必同歸死亡一也夫酣嬉軒臥者則滿洲黨人是也補苴彌縫者則李鴻章張之洞之流是也諺所謂室漏而補之愈補則愈漏衣敝而結之愈結則愈破其勢固非別構新屋別訂新製烏乎可哉若如世之所謂溫和改革者宜莫如李張矣不見李鴻章訓練之海軍洋操所設之水師學堂醫學堂乎不見張之洞所設之實學館自強學堂鐵政局自強軍乎李以三十年之所變者若此張以十五年所變者若此然則再假以十五年使如李張者出其溫和之手段以從容布置到光緒四十年亦不過多得此等學堂洋操數個而已一旦有事則亦不過如甲午之役望風而潰於國之亡能稍有救乎既不能救亡則與不改革何以異乎夫以李張之才如彼李張之望如彼李張之見信任負大權如彼李張之遇無事之時從容十餘年之布置如

彼其所謂改革者乃僅如此況於中朝守舊庸耄盈廷以資格任大官以賄賂得美差大臣之中安所必得如李張之才者而外患之迫月異而歲不同又安所更得十餘年之從容歲月者然則舍束手待亡之外無他計也不知所謂溫和主義者何以待之抑世之所謂急激者豈不以疑懼交乘怨謗叢起為改革黨人所自致乎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又曰凡民可以樂成難以慮始從古已然況今日中國之官以士之民智識未開懵然不知有天下之事其見改革而驚訝固所當然也彼李鴻章前者所辦之事乃西人皮毛之皮毛而已猶且以此召天下之詬謗況官位遠在李鴻章之下而所欲改革之事其重大又過於李鴻章所辦者數倍乎夫不除弊而不能布新前既言之矣而除舊弊之一事最易犯衆忌而觸衆怒故全軀保位惜名之人每不肯為之今且勿論他事即如八股取士錮塞人才之弊李鴻章張之洞何嘗不知之何嘗不痛心疾首

而惡之張之洞且常與余言貴廢八股爲變法第一事矣而不聞其上疏請廢之者蓋恐觸數百翰林數千進士數萬舉人數十萬秀才數百萬童生之怒懼其合力以謗己而排擠己也今夫所謂愛國之士苟其事有利于國者則雖敗己之身裂己之名猶當爲之今既自謂愛國矣又復愛身焉又復愛名焉及至三者不可得兼則舍國而愛身名至二者不可得兼又將舍名而愛身皆見世之所謂溫和者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吉田松陰曰觀望持重號稱正義者比比皆然最爲最大下策何如輕快捷速打破局面而然後徐占地布石之爲愈乎嗚呼世之所謂溫和者其不見絕于松陰先生者希耳即以日本論之幕末藩士何一非急激之徒松陰南洲尤急激之巨魁也試問非有此急激者而日本能維新乎當積弊疲玩之既久不有雷霆萬鈞霹靂手段何能喚起而振救之日本且然況今日我中國之積弊更深于日本幕末之際而外患內變之亟視日

木光劇白倍乎今之所謂溫和主義者猶欲以維新之業累之於井伊安藤諸閣老也故康先生之上　皇帝書曰守舊不可必當變法緩變不可必當速變小變不可必當全變又曰變事而不變法變法而不變人則與不變同耳故先生所條陳章奏統籌全局者凡六七上其大端在請誓太廟以戒羣臣開制度局以定規模設十二局以治新政立民政局以地方自治其他如遷都興學更稅法裁釐金改律例重俸祿遣游歷派游學設警察練鄉兵選將帥設參謀部大營海軍經營西藏新疆等事皆主齊力並舉不能支支節節而爲之而我

皇上亦深知此意徒以無權不能遽行故屢將先生之摺交軍機總署會議嚴責其無得空言搪塞蓋以見制西后故欲借羣臣之議以定之也無如下有老謬守舊之大臣屢經詔責而不恤上有攬權猜忌之西后一切詔命而不行故

皇上與康先生之所欲改革者百分未得其一焉使不然者則此三月之中

育獎當已盡革新政當已盡行制度局之規模當已大備十二局之條理當已畢詳律例當已改巨餉當已籌警察當已設民兵當已練南部當已遷都參謀部當已立端緒畧舉而天下肅然向風矣今以無權之故一切所行非其本意　皇上與康先生方且日日以救其溫和之已甚而世人乃以急激責之何其相反乎嗟乎局中人曲折困難之苦衷非局外人所能知也久矣以譚嗣同之忠勇明達當其初被徵入都語以　皇上無權之事猶不深信及七月廿七日　皇上欲開懋勤殿設顧問官命譚查歷朝聖訓之成案將據以請於西后至是譚乃恍然於　皇上之苦衷而知數月以來改革之事未足以滿　皇上之願也譚嗣同且如此況於其他哉夫以　皇上與康先生處至難之境而苦衷不爲天下所共諒庸何傷焉而特恐此後我國民不審大局徒論成敗而曰是急激之咎也是急激之鑒也因相率以爲戒相率一事不辦束手待亡而自以

爲溫和焉其上者則求於補漏室結鶉衣枝枝節節而畏首畏尾而自以爲溫和焉而我國終無振起之時而我四萬萬同胞之爲奴隸終莫可救矣是乃所大惡也故不可以不辯者一也

戊戌政變記卷三終

戊戌政變記卷四

梁啓超撰

第四篇　政變正紀

第一章　推翻新政

八月十一日復置　皇上所裁汰之詹事府等衙門及各省冗員

按詹事府等衙門及各省冗員皆無事可辦任其職者皆藉俸虛備素餐尸位腹民之脂膏以養此無謂之閑人正如久患癰疽全體皆含膿血　皇上必汰除之者以非如此則不能辦事也而西后一切復置實爲養癰之弊政

同日禁止士民上書

按中國之大患在內外壅塞上下隔絕　皇上許士民上書乃明目達聰之盛舉也而西后禁之務以抑塞爲主義也

同日廢官報局

同日停止各省府州縣設立中學校小學校

按中國之大患在教育不興人才不足　皇上政策首注意於學校教育之事可謂得其本矣中國地廣人衆非各省府州縣徧設學校不能廣造人才今西后一切停止蓋用秦始皇愚民之政策也

八月二十四日復八股取士之制

按八股取士爲中國錮蔽文明之一大根原行之千年使學者墜聰塞明不識古今不知五洲其弊皆由于此顧炎武謂其禍更甚於焚書坑儒洵不誣也今以數千年之弊俗　皇上之神力僅能去之未及數月而遂復舊觀是使四百兆人民永陷於黑暗地獄而不復能拔也

同日罷經濟特科

按經濟特科之設在今年正月初六日實戊戌新政之原點也分內政外交兵學工學理財格致六門以實學試士振起教育之精神實始於此頑固大臣等惡實學如仇故罷之也

同日廢農工商總局

按農工商總局之設大略如日本之農商務省蓋官制中所不可缺也皇上新設之而西后遽廢之不知是何居心也

同日命各督撫查禁全國報館嚴拏報館主筆

按暴政之行至禁報館拏主筆而已極矣今全世界萬國中非甘心以野蠻自居者不肯行此苛政也今僞詔中之語云天津上海漢口各處報館林立肆口逞說妄造謠言惑世誣民罔知顧忌又云主筆之人率皆斯文敗類不顧廉恥其言實堪噴飯而不知各地之報館皆受外國之保護禁之無從禁

徒取笑於外人且是又可憐也然其抑壓之政策則既已充其量矣

八月二十六日禁立會社拏辦會員

按中國近兩年來風氣驟開頗賴學會之力自光緒二十一年强學會開設後繼之者則有湖北之質學會廣西之聖學會湖南之南學會地圖公會明達學會廣東之粵學會羣學會蘇州之蘇學會上海之不纏足會農學會醫學會譯書會蒙學會北京之知恥會經濟學會陝西之味經學會其餘小會尙不計其數蓋合衆人之力以研究實學實中國開明之一大機鍵也今一律飭拏會員於是各省有志之士幾於無一能免者矣其僞詔云拏獲在會人等分別首從一律治罪各省督撫務當寔力查辦毋得陽奉陰違庶使奸黨寒心而愚民知所儆懼彼其所以威壓士民者無所不至矣中國四百兆人民何罪何辜受此箝制而永不能自拔也悲夫

月　日廢漕運改折之議

按漕運一事徒在運南糧以供北方之食輪船既通一商賈之力辦之而有餘而國家設官數百人歲糜千餘萬積弊之極未有過是者苟裁此全部之官而聽商運則每年歲入可增千餘萬官民兩利此全國稍通時務之人所共知也特官吏因緣此弊以營利之人太多故競阻撓之耳　皇上方欲毅然廢之尚未辦到而　西后遽命復之

月　日復前者裁撤之廣東湖北雲南三巡撫

按督撫同城互相牽制不能辦事徒糜俸祿前人多有論之者　皇上裁撤亦是整頓官制之一端今亦復設之蓋務盡反　皇上之所爲也

九月　日復武試弓刀石之制

按八股取士其可笑已極矣至於武試用弓刀石尤爲可笑實以武事爲兒

戲耳　皇上於今年春間罷之而西后復用之閉塞至是何其可憐也某報館論之云武試之制乃唐之武后所創今西后之亦步亦趨宜也其言亦可發一笑

第二章　窮捕志士

漢十常侍之罪陳蕃李膺也宋蔡京之罪司馬韓蘇也韓侂冑之罪朱子也明魏忠賢之罪東林諸賢也阮大鋮之罪復社諸賢也無不以黨人之名株連慘戮大率其所謂黨人者賢人志士居其十之七八而株連諸人未必盡賢者亦居一二焉雖然經窮治之後則元氣斷喪國未有不亡者也日本幕府之末葉亦其前車矣今西后訓政以來窮治維新之人大率以結黨營私四字爲其罪案舉國騷擾縲紲殆徧今舉其明見諭旨者列其姓名於左

李端棻　貴州省人曾任倉場總督於光緒二十一年奏請設立京師大學堂

及各省學堂專注意教育今年又請改定律例派人游歷日本調查政務七月　皇上特擢禮部尚書今革職遣戍新疆

徐致靖　直隸省人翰林院侍讀學士奏請定國是廢八股條陳新政七月　皇上特擢署禮部右侍郎今革職下獄永禁

徐仁鑄　致靖之子翰林院編修湖南學政以實學課士力行新政全省移風今革職永不敘用上書請代父下獄

徐仁鏡　致靖之子翰林院編修力講求新政今革職上書代父下獄

陳寶箴　江西省人湖南巡撫力行新政開湖南全省學堂設警察署開南學會開礦行內河輪船興全省士氣勇猛精銳在湖南一年有餘全省移風　皇上屢詔嘉獎特爲倚用欲召入政府今革職永不敘用

陳三立　寶箴之子吏部主事佐其父行新政散家資才人志士今僞詔謂其

招引奸邪革職永不敘用圈禁於家

張蔭桓　廣東省人戶部左侍郎總理各國事務大臣久遊西國　皇上歷問

以西法新政六月特授鐵路礦務大臣今革職查抄家產遣戍新疆

張百熙　湖南省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廣東學政以實學課士今革職

留任

王錫蕃　江蘇省人詹事府少詹事條陳商務新政七月　皇上超擢署禮部

左侍郎今革職永不敘用

黃遵憲　廣東省人在上海創設時務報當任湖南按察使與陳寶箴力行新

政將理學堂開辦警察署凡湖南一切新政皆賴其力　皇上新擢三品卿

出使日本大臣今免官逮捕

文廷式　江西省人前翰林院侍讀學士甞爲　皇上所信用西后惡之特其

於光緒二十二年二月革職永不敍用今拿辦逮捕家屬

王　照　直隷省人原任禮部主事屢上新政條陳奇請　皇上出遊日本七月　上超擢賞三品銜以四品京堂候補今革職拿辦逮捕家屬查抄家產

江　標　江蘇省人舊任翰林院編修湖南學政力行實學開闢湖南全省風氣七月　皇上超擢以四品京卿候補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今革職永不敍用圈禁於家

端　方　滿洲人原任霸昌道六月　皇上新授三品卿銜督辦農工商局新政今銷銜撤差後因其為滿洲人復升任陝西按察使

徐建寅　江蘇省人原任直隷候補道福建船政局總辦久遊西國通工藝之學六月　皇上授三品卿銜督辦農工商局新政今銷銜撤差

吳懋鼎　直隷候補道六月　皇上新授三品卿銜督辦農工商局新政今革

職查抄家產

宋伯魯　陝西省人山東道御史屢上奏定國是廢八股劾奸黨言諸新政最多今革職永不敘用並查問

李岳瑞　陝西省人工部員外郎總理衙門章京兼辦鐵路礦務事上書請變服制用客卿今革職永不敘用並查問

張元濟　浙江省人刑部主事總理衙門章京兼辦鐵路礦務事大學堂總辦上書請變官制去拜跪今革職永不敘用並查問

洪汝沖　湖南省人刑部主事上書請遷都用客卿並請與日本合邦保亞洲獨立今查問

熊希齡　湖南省人翰林院庶吉士助陳寶箴黃遵憲力行新政湖南之轉移風氣皆賴其力今革職永不敘用圈禁於家

志銳　瑾妃珍妃之胞弟工部筆帖式今革職

馮汝騤　新放知府被人劾其壽言維新今革職

容閎　廣東省人前出使美國欽差大臣江蘇候補道在美國三十年學問

最優　皇上命辦天津鎮江鐵路今撤差

康有爲　廣東省人工部主事　皇上擢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督辦官報

局今革職拏辦逮捕族屬查抄家產

梁啓超　廣東省人舉人　皇上授六品銜辦理譯書局今革職拏辦逮捕族

屬查抄家產

□□□　飛鷹兵艦艦長未知其名姓籍貫因飛鷹船追捕康有爲不及疑其

仗義釋放今下獄

右二十七人被拏辦下獄革職圈禁停差逮捕家屬者

康廣仁　廣東省人候補主事康有爲之胞弟因新政株連

楊深秀　山西省人山東道御史上書請定國是廢科舉譯日本書派親王游歷外國遣學生留學日本等事所條陳新政最多

楊　銳　四川省人內閣侍讀七月　皇上特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預新政

林　旭　福建省人內閣中書七月　皇上特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預新政

劉光第　四川省人刑部主事七月　皇上特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預新政

譚嗣同　湖南省人江蘇候補知府七月　皇上特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預新政　以上楊林劉譚四人爲軍機四卿　皇上以新政託之與康有爲

同恭密詔者

右六人被戮

以上共三十三人其罪名皆加於本人之身者

譚繼洵　湖南省人譚嗣同之父湖北巡撫因其子以改革獲罪令株連免官驅逐回籍

王燮　直隸省人王照之兄世襲雲騎尉京營游擊因其弟以改革獲罪令革職下獄

王焯　王照之弟禮部主事令革職下獄

程式穀　廣西省人舉人因與康有爲同居下獄

錢維驥　湖南省人拔貢因與康有爲同居下獄

以上五人其罪名非加於本人之身者

此外保國會員百餘人各省大小學會之會員不計其數各省報館主筆人以百數皆奉僞詔逮捕其通商各埠之報館皆借外國商設爲名主筆人員亦受外國保護因得免於難其內地有志之士則惟束手待命任貪官酷吏擇肥而噬縱騎徧地海內沸騰風雲擾擾天地變色無一省不受株連者自古黨人之禍未有如此其慘也

宋秦檜之殺岳飛也以莫須有三字斷獄後世讀史者猶以爲千古之奇寃夫曰莫須有則猶有鞫獄之辭矣明嚴嵩之殺楊繼盛也魏忠賢之殺楊漣左光斗也必在獄中拷楊榜掠毒刑慘刻逼使供招羅織成罪案然後殺之蓋其心猶知天下之有淸議欲借此以掩人耳目也今六烈士之就義也於八月十二日有僞詔命刑部於十三日訊鞫及十三日刑部諸官方到堂坐待提訊而已又有僞詔命毋庸訊鞫卽綁赴市曹血斬矣夫不訊鞫而殺人雖最野蠻之國

亦無此政體也雖衆人所唾罵之秦檜嚴嵩魏忠賢猶不至如是之無忌憚也蓋彼恐一訊鞫則虛揑之獄無由成讞而改革之根株不能絕也觀其誣康有爲之罪名也初則曰酖弒 皇上繼則曰結黨營私終則曰謀圍頤和園十日之間罪名三變信口揑造任意指誣究之諸人所犯何罪則犯罪者未知之治罪者亦未知之旁觀更無論也九月廿二日天津國聞報照錄上海新聞報康有爲論而加以跋語其言最爲直捷切當言人所不敢言今照錄於下其言曰

三代以前列國並處君權不甚伸民義不甚絕故其時毀譽是非猶存直道秦漢以降中國一家功首罪魁悉憑朝論士苟得罪於廷議則四境之內一姓之朝皆將無所逃命文致羅織何患無辭故天下至不平而可傷心之事莫甚於憑一家之私說而無兩造之訟直即如康有爲一獄自八月初六日以後中國之懿旨上諭始則曰煽言亂政繼則曰大逆不道凡在中國臣民

其獨居深歎抉隱表微之志觀康有爲爲何如人僕固未暇深論若相遇於稠人廣衆之間抗論於廣廈細旃之上其有慷慨陳詞爲康訟直者乎夫爲中國之臣民則亦安得不爾也上海新聞報於此次國事之變記載最詳見聞亦最廣而犯難敢言尤爲各報之冠一載康之問答再登康之來書與中國　皇帝之密諭其孰是孰非孰情孰僞固未敢據是以爲斷而援兩造之辭以成千載之信獄則東西各邦來茲覘國者皆將於此取資而求其定論則立說尤不可以不慎然僕獨不解其論康有爲乃有奏飭袁世凱調新建陸軍三千人入京之說是說也欲成其獄須有四證一康之奏文二袁之告辭三　皇上之諭旨四同謀楊劉林譚之供狀度新聞報館當必有真憑的據可以證成其詞者不然則與八月十三日上諭謀圍頤和園九字前不見來蹤後不見去影冥冥九幽茫茫中古長留此不明不白一種疑案而已

經稱罪人不孥蓋斷罪而及於家族此最野蠻之政體凡稍開化之國必不如是也中國自前明以來間有此風及本朝以寬仁爲政康熙朝特廢此例蓋亦漸進文明之一端也今茲之政變也康有爲梁啓超王照文廷式等皆逮捕家屬幾於族滅乃至毀掘墳墓擄掠婦女行同盜賊所過爲墟他人之族吾未深論即以吾之鄉族言之有族中二孕婦余至今猶未織其人者而被掠去所胎而死夫無論余之罪之未有定讞也即使余犯寸磔之罪與此婦人何與乃亦橫遭此慘似此豺狼之政體稍有人心者聞之能無髮指乎

附記南海先生出險事

嗚呼先生之被嚴捕而不死蓋有天焉自新政行後滿朝守舊黨疾先生甚矣千方百計欲排之謗譭紛興親友咸慮及於大禍皆勸勿言變法早出京先生曰死生有命吾昔在粵城歩經華德里飛磚擦面幾死若死蓋亦無所

避矣中國危亡如此今躬遇聖主安可計較禍患而不救先生之行政叢早舍身忘生矣六月孫家鼐承軍機大臣意奏請派先生出上海督辦官報局而先生感激知遇且聞九月閱兵廢立之陰謀深知　皇上之危險義不可捨去欲留京設法有所補救故遲未行而　皇上亦令軍機大臣傳旨命將所編列國強盛弱亡記一書繕寫成進呈然後出京蓋示意命其留京也至七月二十九日而朕位不保之密詔忽下康乃發憤思救護而初二日旋降明詔命其迅速馳往上海毋得遲延矣先生奉詔後猶欲布置數日乃行而初三日又由林旭交到第二次密諭促行益急乃於初四日上摺告行初五日天未明出京時雖極知事之危險然仍以為大變當在九月也故尚從容而行及初六日忽步軍統領衙門率兵役來寓舍逮捕而先生已在途中不知事變當時京師諸同志聞變為先生大疑而無從通遞消息咸以為必死

故謂嗣同曰　皇上既無從救今先生亦無從救我已無事可辦惟有待死期而已初五晚先生由鐵路至塘沽搭招商局某輪船赴上海既已登舟息于艙矣因無一等艙位且須翌午乃動輪心忽動於是復登岸宿塘沽一夕改乘英公司重慶輪船遂於初六早十點鐘動輪其夕榮祿派飛騎在天津塘沽逮捕大搜不得知已乘船去乃發電往烟臺道上海道大搜各輪船協拿又發兵艦飛鷹往追飛鷹者每點鐘行二十九海里比重慶輪船速率倍之而飛鷹以貯煤不足僅行六點鐘煤即盡因追不及重慶輪船既到烟臺停泊一點鐘有餘時先生絕不知政變事猶登岸游覽並購五色石子兩筐徜徉良久乃歸舟先一時許烟臺道員某已接到天津密電適有急事須往膠州因未將其電信看視藏之懷中而去及到膠州譯而視之則命其截搜重慶船密拿也因從膠州馳歸烟臺則船又已開矣遂不及先是上海道蔡

鈞陳奉到密拿之電連日親乘小輪船到吳淞凡有船自天津到者必上船搜畢然後許搭客登岸當時上海之志士十數人聞變後共謀設法救先生密乘小船往吳淞將相機行事見此情形以為萬無生理痛哭而返初九日下午三點鐘重慶船將到吳淞上海道等艤船以俟乃該船未入口數里許時先生在船頭與客談笑方閱浙上姚某奏疏而論議之忽一英人乘小輪到船持先生之照片徧認舟中旅客見先生攜手入房問之曰君是康某乎先生曰然又問曰君在北京曾殺人乎先生曰異哉吾何為殺人哉又問曰然則君何為出京乎先生曰吾奉我大皇帝密旨命出京其人曰密旨云何先生乃命取筆墨書以授之其人乃在懷中出一紙則北京政府密電諭上海道謂　皇上已大行為康某進丸所弒即可密拿就地正法云云也先生視畢駭然泫然英人曰我乃上海領事遣來濮蘭德也君可即隨我行乃攜

于下小輪船登英兵艦甫到艦而上海道搜拿之小輪船已到矣先生與英使館及上海英領事無一面之識故英人之相救非惟出中國官吏之意外並出先生意外也英領事所以得此消息及先生之照片者因上海道奉到密旨後即抄錄數十分並購先生照片數十分照會各國領事請其協拿英人素知先生爲變法之領袖故特救之先生旣出重慶下小輪因北京政府密電之語言 皇上已大行竊意 皇上已爲西后榮祿所弒肝腸寸斷痛不欲生乃成一詩曰忽灑龍髯翳太陰紫微移座帝星沈孤臣辜負傳衣帶碧海波濤夜夜心又作訣家人弟子數書蓋尙備死所也英領事又告以皇上大行之事尙不確故留此身以有待當初六至初十四日之間榮祿等疑先生尙在北京凡閉城門兩次停鐵路車三次發兵三千緹騎四出密電紛馳大搜數日至初十日啓超與日本領事自天津下塘沽猶派小輪船來

追捕疑爲先生云幸捕者人誤不然啓超亦不免蓋天羅地網旣廣且密中國數千年捕一匹夫未有之大舉也而先生乃從容賭石吟嘯論文不知事變未嘗少避以常理論之蓋萬無生理矣而卒獲不死豈不異哉是役也先生有十身不足死　皇上無兩重詔書敦促則先生不出京必死榮祿之變早作一日則先生無論在京在途必死若先生遲一日出京則在南海館被捕必死若宿天津棧則不及搭船必死若初六日船不開必死旣搭招商局船當例必不復登岸無從搭英船則英人無從救必死飛鷹兵艦速率旣倍若非缺煤則必追及被捕必死（或者曰飛鷹艦長仗義釋放云亦未可知）烟台之道員若非往膠州則截搜被捕必死到上海不遇救必死上海道不請各國領事協拿則英領事不知此事無從救必死有此十必死當是時也智者無所施謀勇者無所施力要者無所施恩人事俱窮能救其一不能救其他死矣死矣而竟不死

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天之曲爲保全先生曲綫巧奇若冥冥中有鬼神呵護之俾留其生以有待者豈無故歟或有責先生不死者蓋未知先生出京實在事前先奉詔命而行非私逃也及出險後　上又生存安有舍密詔之重而徇僞命者哉此不待辨特于其必死而不死之異可記之以告天下志士之舍身以救君國者發起志氣焉

第三章　論西后及今政府將來之政策如何

或問曰西后今茲之舉動其頑固雖已極矣然內憂外患之急如此彼其蒞政之後或鑒於時局而悟改革之理亦未可知前者日本公使矢野氏覲見時進以忠告之言而西后固已納受矣是或可望也答之曰凡物必有原點然後體質生焉龜之不能有毛兎之不能生角雄雞之不能育卵枯木之不能開花彼其無原點也夫　皇上能行改革之事者有憂國圖强之原點故也有十年讀

昔之學識在也今西后則除一身之娛樂非所計也除一二雙官之言論無所聞也彼其前此當國三十年其成效昭昭可覩矣使他日而能改革則彼前者應改革已久矣今將其歷年以改革之資作娛樂之事略舉數端於後

光緒十年馬江之役見侮於法國西其後羣臣競奏籌辦海軍備款三千萬欲為軍艦大隊乃僅購數艘而西后卽命提全款營構頤和園而海軍衙門所管何職則頤和園之工程司也頤和園之內外遍貼海軍衙門之告示頤和園之員役遍受海軍衙門之俸給中國前者所謂海軍省其情形如此故自平壤失利軍艦正急之時乃命停罷海軍衙門當時各國莫不駭異而不知其實停頤和園工程也此非局中人不能知者也此一事也

蘆漢鐵路之議起於十年以前亦備三千萬以為興築旋改築山海關通道盛京亦提其餘款以修園囿今至今兩路之鐵道皆無成日此又一事也

昔閻敬銘爲戶部尚書時因京僚俸薄而無養廉乃歲籌二十六萬金以養
津貼西后知之悉令提爲宮中糜費之用此又一事也
自兩年以來還日本兵費之款項貸之於歐洲各國計臣圖償還之策乃創
行昭信股票而辦理不善酷吏擾民道路既已嗟怨乃所得千萬應償國債
者而西后乃劃提全欵命榮祿築天津行宮他日各國之國債不知向何處
籌償而昭信股票之本息又不知向何處籌償西后皆非所計也此又一事
也
此皆舉舉大端顯而共見之事若其壓國勢於冥冥壞全局於細故者殆更僕
難數也蓋西后之心只知有一身只知有頤和園只知有奄豎而不知有國不
知有民既不知有國不知有民而欲其爲國民圖幸福爲可得也且友邦信其
而從忠告之言而冀其他日之能改革是亦不察情實之甚者耳彼於八月十

一日所降諭旨不嘗云一切自強新政胥關國計民生不特已行者亟應實力舉行卽尙未興辦者亦當次第推廣乎何以自降諭之後而禁上書停學校復八股罷特科廢農工商總局封報館拿主筆禁學會廢折漕復冗官復武試弓刀石其推翻新政之事日出而未有止也彼於八月十四日所降之諭旨不嘗云一切改革黨人概不株連乎何以自降諭之後而革拿陳寶箴黃遵憲陳三立江標熊希齡文廷式王錫蕃張元濟李岳瑞洪汝冲等及報館主筆學會會員且日出而未有止也然則西后之言其可信否乎今各國因其面從忠告之言而信其能改革恐非各國本心之論也如果屬本心之論則吾直謂各國人之無識可也

西后及頑固大臣之政策以敷衍爲主義內則敷衍公憤外則敷衍外交但求目前之無事足矣一年以後之事非所計也但求京師之無事足矣一省之外

之事不計也語以分割之禍彼則曰吾但苟敷衍之求其現在之無事吾年今且六七十矣數年之後雖有禍而非吾身當之矣彼其主義如此君臣一心盈廷盡然於此而欲以改革之事望之是猶祝斜日之東還望洪江之西流也其可得乎

然則滿政府竟無一政策乎曰亦有一焉練兵也雖然彼其練兵之宗旨又別有在焉一曰練旗兵以壓漢人二曰借俄兵以敵各國昔有某國公使謂醇親王曰中國之兵力如此不足以當萬國之衝宜早設法矣醇親王曰我國之兵爲防家賊而已非爲禦外侮也某公使嘿然而去蓋防家賊三字實爲滿洲全部之心事彼一切新策皆從此三字演出也故剛毅常語人云我家之產業當可以贈之於朋友而必不畀諸家奴朋友謂於俄國家奴謂漢人也往者李鴻章聘於俄俄皇語之云今世界中專制君權完足無缺之國惟俄及中國而已

東西各國與中國皆嘗開釁惟我俄則數百年相敦睦誼蓋諸國皆將不利於中國者實心與中國相提攜惟我俄國而已李鴻章暨諸西后及守舊黨皆大信之是爲清國密約之起點蓋聯俄之意亦欲藉以保此專制之君權而施其抑壓之政策也吾知其政變之後於此事必益加注意是可預斷也今者已有在□□□□□□各練旗兵二千之舉矣又有請俄人代練蒙古馬隊八千人之舉矣嗚呼此實俄人可殺克馬兵踐踏東亞之先聲也一二年後此種馬隊其數益增其練益精俄人不費一餉不勞一卒而已養成全隊俄軍於東亞滿洲政府日日供給之代作馬牛是猶豢虎狼以待其噬而已猶且感而謝之悲夫西后及榮祿所謂實行改革者其手段殆如此矣

戊戌政變記卷四終